

“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历史、理论和主张评析

嵇明亮

【摘要】“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是当今世界维系毛主义政党之间沟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自2010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已经连续3次召开世界大会,分别是2010年、2014年和2017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0个成员组织,涵盖全球45个国家的国际组织,成为现有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组织的重要补充,其理论主张和观点具有鲜明的“革命”属性和“国际主义”色彩。梳理这一国际组织的历史、理论和主张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毛主义运动的基本状况。

【关键词】毛主义;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嵇明亮(1986-),男,山东临沭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共产党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南昌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国外共产党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

【原文出处】《社会主义研究》(武汉),2021.4.139~146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高潮低潮的判定标准研究”(2018MZD011)。

一、“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基本情况

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武器的毛主义政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COR)是一个全球性的毛主义政党合作组织。该组织成立于2010年10月6日,总部位于德国盖尔森基兴,目前共有60个成员组织,来自全球45个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等6大洲,^①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维系毛主义政党沟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现有国际性和世界性共产党组织的重要补充。

(一)成立的时代历史背景分析

“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自成立以来国际政治影响力不断跃升。追本溯源,“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成立具有深刻复杂的时代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从现实、理论、历史等诸多视角来加以考察。

1.从现实层面来讲,随着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延伸和蔓延,欧美各国采取了“适当”措施来维护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但时至今日仍没能彻底摆脱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的状态。这场资本主义制度性

危机让世界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每况愈下,西方资本主义的“救市”计划不断削减工人阶级的福利,破坏着他们的政治权利,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最为常见的“阶级矛盾”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的日趋尖锐,群众性的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

2.从理论和实践上讲,地区性、世界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联合已蔚然成风。倡导国际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主张。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日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股潮流。例如,希腊共产党发起和积极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经过22年的发展,运行日渐成熟,同时其功能也变得更加明确,它不同于苏东剧变前的共产党组织之间的联合性会议,主要体现为共产党之间的国际性年会,同时又发挥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交流、政治、联合、学习等功能”^②。此外,欧洲共产党会议、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阿拉伯左翼论坛、海湾地区共产党会议、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和工人党

会议、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等都在积极发挥着促进各地区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组织和交流的功能,这些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党的存在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也是未来实现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主张、组织和实践活动将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般来说,国际毛主义政党虽然在其各自纲领中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但都以“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普遍叙述范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无一例外主张“联合起来”,这是打破资本主义全球统治“锁链”的必备之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同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③

3.从历史层面上看,现存的毛主义政党是20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思想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延续与当代呈现。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已经超出国界。新中国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使毛泽东的国际声望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但受中苏论战及随后的两国边境军事摩擦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分裂,即欧洲地区共产党大部分支持苏共立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除外),而亚洲地区共产党大部分选择站在“中方”立场。此外,在一些国家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出现所谓“亲苏派”和“亲中派”的鲜明分野。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在与“斯大林主义”的交锋中国际影响和声望大幅提升。许多国家纷纷成立毛主义政党,把“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革命学说”明确写入党章。“1962年成立的‘进步工人运动’(PLM)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毛主义政党,成立于1963年的比利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被认为是‘除阿尔巴尼亚以外,欧洲最大和最重要的毛主义组织’。”^④加上20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日本、美国等国青年的影响不断提升,欧洲、北美、澳洲、非洲的青年群体也成立大大小

小、数目众多的毛主义团体和组织,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场“毛泽东热”。但是,随着毛泽东逝世、霍查去世、中美建交、苏东剧变等相继爆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国际毛主义运动也随之进入低潮。

21世纪初以来,以尼泊尔、印度、菲律宾等国共产党(毛派)为代表的毛主义政党的主张和活动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但是数目更多的、不被世人所熟知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则是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努力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路径。“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成立正是集合和团结了这些政党和组织,构建起了自己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二)基本宗旨、组织架构和历史发展脉络

1.基本宗旨

“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坚持内部成员地位一律平等,求同存异,基本宗旨是不论组织结构大小、组织和实践经验多寡、历史传统、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状况差异,各成员组织均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秉承相互尊重的沟通与合作准则。虽然该组织反复强调战胜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实现社会主义是各成员的共同战略目标,但对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策略不作强制性的统一要求,指出“这将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策略和政策”^⑤。该组织主协调员斯蒂芬·恩格尔(Stefan Engel)^⑥在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自第三国际解体67年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属于革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的国际组织……我们不是要重建第三国际——那是一个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组织。”^⑦因此,该组织追求各成员在本国实际条件下自主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对各成员内部事务不作具体干涉,只是在涉及重大国际问题时协调统一的立场和共同的行动。比如,该组织在吸纳新成员的时候,做出了如下限定条件:“1.实际地在各国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中间从事真正的革命工作;2.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拒绝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及其傀儡进行任何形式的媾和;3.承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不管采取何种斗争途径;4.与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反共产主义行为(资产阶级对‘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的恶毒攻击与诽谤行径)划清界限;5. 认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是加强党建和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纽带”^⑧。这些原则是新成员组织能否加入的前提性条件,也是该组织正常运行和发展所需要达成的基本共识。该组织号召所有觉醒的工人、被压迫者、勇敢的妇女,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同促进该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该组织的政治口号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世界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

2. 组织架构

《章程》决定着一个政党或组织的基本运行模式、内部结构等。“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章程》规定,组织架构上主要由世界大会、大洲大会、地区大会、国际协调委员会、大洲协调委员会、地区协调委员会构成。其中,“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部成员参加的世界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大会召开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在选举权方面,每个成员均有1票。全体成员世界大会选举产生国际协调委员会,用来处理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日常工作。为了使国际协调委员会具有足够的代表性,《章程》规定,每个大洲必须至少有一个成员进入国际协调委员会,代表将由每个大洲的会议选举出来,并推荐至国际协调委员会。随着组织的壮大和活动展开的需要,《章程》规定将各个大洲分为具体的地区,具体的数字将由世界大会决定。

国际协调委员会的日常运行严格按照世界大会最终通过的决议进行,对重大原则和政治问题不具备决策权,但有义务就一系列问题发表声明,并提出议案交由世界大会讨论。国际协调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召开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数是至少50%成员参加,同时也可以邀请其他非委员代表的成员组织列席会议,但不享有投票权。国际协调委员会自主选举产生主协调员、副协调员和财政员,三人组成秘书处。当主协调员因故无法出席会议时,将由副协调员代行职责。同样地,大洲大会选举产生大洲协调委员会,委员组成由各个大洲协调委员会决定,选举产生主协调员、副协调员和财政员,三人组成秘书处。地区大会选举产生地区协调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协调员、副协调员和财政员,三人组成秘书处。

3. 历史发展脉络

“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分别于2010年、2014年和2017年召开三届世界大会,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国际左翼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梳理这一国际组织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毛主义运动的基本状况。

(1)经过前期的精心筹备,2010年10月6日,“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第一届世界大会暨成立大会在德国胜利召开,来自各国30多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虽然各国代表就讨论的议题存有一些分歧,但最终确立了尊重各国差异、寻找合作共识的机制,正如斯蒂芬·恩格尔在大会闭幕词中所解释的,“我们有必要尊重不同政党的斗争经验,但是必须在共识的基础上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共同决策并进而考虑如何采取共同行动”^⑨。大会的主要成果体现在:通过了《“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章程》,确定了每年的联合斗争日,采取共同行动、相互支援和声讨的方式,作为各成员党年度定期合作的固定机制,同时会议通过了《成立决议》,就一系列基本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总之,本届成立大会确立了这一国际组织的基本宗旨和运行规范,制定了近期的任务和共同的斗争行动,必将载入“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发展史,掀开了其不断产生国际性影响的序章。第一届世界大会暨成立大会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各成员党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与长期合作的意向,就组织《章程》、“联合斗争日”、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初步建立了合作的机制和行动方案,为该国际组织的下一步实际运行奠定了思想上、组织上、机制上的基础,开启了国际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合作的新篇章。

(2)2014年4月1日,来自24个国家的28个政党的代表参加了第二届“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世界大会,本次大会有多国代表因故无法参加,缺席的主要原因有党务缠身、经费不足、受国内顽固势力阻碍等,新增来自斯里兰卡的2个组织受邀列席会议。未能参会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俄罗斯毛主义党、卢森堡共产主义组织、印度尼西亚革命者、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等均向大会发来贺电。大会正式开

幕之前,主办方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集体纪念仪式,为过去一段时间内逝世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们起立默哀1分钟。^⑩

大会首先由国际协调委员会向大会作2010年成立以来工作报告,由秘书处宣读报告内容并交由大会审阅。报告指出,通过过去几年的发展,“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成员不仅实现数量上的大幅增长,而且在意识形态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大会召开时,共有45个成员组织,来自34个国家。会议认为,通过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民主决策和有效运行取得重大进步,尤其是国际协调委员会在各大洲的代表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各个大洲大会开展活动的灵活性也进一步加强。

财政收入问题是促进组织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第二次世界大会就当前面临的财政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目前,“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面临着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当前的主要财政来源有三块:第一,每个革命党派和组织上缴的会费;第二,社会捐款;第三,成员国手工艺品或类似产品的销售所得。在会费方面,根据提交的财务报告显示,在全体成员组织的团结努力下,“截至2014年3月底,45个成员党派和组织中的大多数都已缴纳会费,5年内收取的会费总额超过2.2万欧元,平均每年的会费收入约为5000欧元。但是过去5年间组织共支出超过13.5万欧元(含第一届大会的会议费),年均支出2.8万欧元”^⑪。完全依赖会费缴纳是难以保证组织正常运行的,该组织还主要通过贷款、接受捐赠和售卖手工艺品来弥补这种状况。据统计,2010—2012年,组织成员——德国马列主义党连续三年成为该组织最大的供贷方。在接受捐赠方面,“过去5年收到的捐款总额超过9.1万欧元,平均每年1.8万欧元”^⑫。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声明,包括全球民主运动、关于十月革命100周年、全球生态危机、亚洲农民大会、声援世界妇女运动、反对压榨矿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的政治形势、阿富汗问题、伊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等的决议。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和投票,第二届世界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国际协调委员会。在领导人选聘方面,德国马列主义

党的斯蒂芬·恩格尔再次当选主协调员,来自印度共产党(马列)一红星的桑贾伊·辛维(Sanjay Singhvi)再次当选副协调员。

总之,在过去4年团结合作实践的基础上,第二届世界大会的意义非凡,它既是对第一届大会召开以来“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本身工作和各成员在本国具体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又是进一步地加强各成员组织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团结合作的良好契机。本届大会以缅怀革命先烈的默哀活动为帷幕,既直面“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面临的财政工作上的具体困难并商讨解决办法,又就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阐明共同立场和看法,并发表系列联合声明与决议,指明了下一步开展国际合作的目标和行动方案,取得了重要成果。

(3)2017年11月,“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第三届世界大会在德国胜利开幕,来自27个国家的31个组织参加会议,未能参会的11个组织发来贺电。截至本次大会召开时,“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来自42个国家的50个成员组织的国际组织。自成立以来,该组织的成员数目不断增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表明这一组织对于世界各国毛主义政党的吸引力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本届大会最终通过的《闭幕决议》对该组织的自我定位有了新的判断,认为“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稳定的革命力量,本身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并且在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意识方面不断走向成熟”^⑬。

本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国际协调委员会。德国马列主义党国际部负责人莫尼卡·加特纳—恩格尔(Monika Gärtner-Engel)当选新一届主协调员,斯蒂芬·恩格尔不再担任,而桑贾伊·辛维(Sanjay Singhvi)继续当选副协调员。大会高度总结和赞扬了斯蒂芬·恩格尔长期以来为组织建设所做的工作和巨大贡献。虽然由于各国实际斗争情况和主观意识形态建设的差异性,参会代表之间还存有不同意见,但国际协调委员会最终向全社会发布的第三届世界大会《闭幕决议》凝聚了绝大多数参会组织的意见、立场和看法。此外,会议发布了关于巴勒斯坦、西库尔德斯坦、摩洛哥、伊朗、土耳其、印度、缅甸和加泰罗尼

亚的14个重要国际政治事件的相关声明,展示了“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对于热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总之,与前两届相比,“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第三届世界大会成员组织不断增加,对自身定位有了新的判断,顺利完成了新、旧领导人的平稳过渡,并且在研判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设置下一步工作目标和任务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使各成员党和组织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和策略任务,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理论探索和政策主张

(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未来的,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这是美国著名政治学、“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牵头出版的著作所发出的“关键拷问”。可以说,2010年“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成立决议》已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答。该组织指出,之所以成立“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主要是基于对客观形势的以下几点判断,即:鉴于全球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高度紧密交融性,当前建立一种新的革命力量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合作组织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新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以危及人类的生死存亡为代价,不仅表现为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全球环境危机和政治危机,而且也表现为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以及法西斯主义的粉墨登场。资本主义无法给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任何未来。^①因此,“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号召各国人民和革命者团结起来,响应列宁主义“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合作组织。

(二)主张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经验和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如何正确看待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是每个国外共产党或毛主义政党必须回答的课题。“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指出,将继承和发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积累的宝贵斗争经验,尤

其是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45年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以及二战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等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和梳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宝贵斗争经验,同时全面分析当代工人运动的客观形势、必要性和可能性。^②

该组织指出,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修正主义的开端,最终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挫折,资本主义制度的卷土重来进而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反共主义浪潮和反革命力量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阻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但主要的威胁还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依然坚信,亿万无产阶级在国际层面上组织起来,共同斗争,依然是战胜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③

(三)强调全球金融资本“独裁统治”下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性日益凸显

“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剥削性本质和未来出路所在。认为,在全球金融资本的“独裁统治”下,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性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1)在被帝国主义剥削和压榨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日渐贫困,社会财富被不断攫取,任何革命性的行动均遭到军事镇压。(2)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遭受剥削,社会民族权利不断遭到削弱,甚至出现国家机器的“法西斯化”。(3)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永恒威胁,导致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政策逐渐军事化,依靠所谓联合国行动和人道主义关怀来掩盖其丑陋本质。(4)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几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催生着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整个世界发展相违背,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灾难,让人类发展失去未来。(6)儿童和青年被帝国主义剥夺了未来,妇女遭受着双重的剥削和压迫,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压迫,另一方面则是民族和宗教的歧视。^④该组织指出,鉴于上述形势,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变现状,摆脱被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地位。未来的出路在于在各个国家内部不断壮大革命政党的力量 and 影响力,这是推翻帝

国主义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所在。同时,要建立国际合作组织和平台,在国内、区域和国际等诸多层面实现世界革命政党的相互协调和共同行动,这就是成立“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初衷所在。^⑩

(四)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主要的战争贩子

该组织认为,当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凸显,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倾向愈加明显,所有矛盾已经趋向激化。^⑪该组织强调,美帝国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主要的战争贩子,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对朝鲜、委内瑞拉、古巴人民发动的侵略行为。与此同时,新兴大国正在发展壮大,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提出了严重挑战。^⑫“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坚决一贯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及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行径。

(五)主张将保护环境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统一起来

该组织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攫取超额利润而不断破坏环境的行为,指出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深化,将继续剥削人和自然资源。该组织认为,环境问题所出现的矛盾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因为它威胁到人类的基本生存问题。该组织强调,必须致力于提升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中对环境问题的紧迫性的认识,培育一种新的、更高的环境意识,将保护环境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统一起来,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思想,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保护环境的成就。该组织指出,要发挥工人阶级在环境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帮助人民群众抵制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保护主义和现代反共产主义的毒害,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将环境工作列为“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革命工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⑬

(六)强调必须建立和确保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该组织指出,在新殖民主义的新趋势下,世界各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但不管是在妇女运动,土著居民权利运动,还是在保护环境的运动中,工人阶级必须掌握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该组织坦

言,今天资本主义各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最终没有演变为一场公开的政治危机甚至是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革命力量主体的孱弱无力。^⑭因此,该组织指出,只有大力加强革命者的主体性力量,增强建设和发展意识,提高阶级意识水平,才能将这些斗争推向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提出应对未来挑战的战略设计和部署

该组织指出,为了应对未来的复杂局面和发展态势,在国内层面,各国的会员组织必须优先考虑加强毛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国际层面,加强各组织与“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联系和交流,推进团结合作,共谋发展路径。主要的工作部署如下:

第一,开展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该组织指出,各政党要通过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组织网上在线讨论和线下研讨会等形式,积极推进意识形态斗争,更广泛地启发广大人民群众,同时推动各党派和组织加深对帝国主义及其最新发展态势的认识和把握。第二,落实“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通过的各项决议。各成员组织积极参与斗争日活动,加强斗争经验的互学互鉴;在各自网站上定期发布各成员党的建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月度报告;加强相互协调,促进实际合作。第三,呼吁联合世界各国青年,凝聚全球青年力量。大会指出,要积极促进各成员组织下属的青年联盟、团体和协会进行经验交流与合作,必要时组织新的国际青年纵队。第四,积极吸纳新的成员组织加入,进一步壮大国际组织的整体实力。大会指出,“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必须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这就需要把增强主张的号召力、吸引力、说服力和群众引领力作为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常抓不懈。第五,各国建立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特别是为了对抗日益增加的战争危险、国家机器法西斯化、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蔓延、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第六,推进组织的财政独立性建设。该组织强调,各大洲大会应努力做到活动经费上自给自足,要按时收缴会费并适当增加标准,开展募捐活动,推进旅游、手工艺产品等融资项目的相关工作。^⑮

三、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经过10年的发展,“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在意识形态引导力、队伍组织凝聚力、国际影响辐射力、财政独立性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政治立场之鲜明,团结精神之显著,行动策略之明确体现了一个发展中的国际毛主义政党组织的良好发展态势,对此我们应当饱含信心。但从现实层面来看,从各自体量和国内、国际影响力上看,这些组织力量大小不一,在国内政坛的影响力也参差不齐,甚至其中有些政党和组织还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并常年遭受政府的打压,无法参加正常的政治活动,更难以更广泛地影响周边的群众。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各成员组织自己不断积蓄革命力量,厚积薄发。马克思告诫我们,“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²³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只要掌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牢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坚持必胜的信心,制定合乎规律和具体国情特点的革命策略并为之不懈努力,一个个目前看似弱小的革命组织如果真正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汇聚起来的伟力足以唤醒“沉睡”的无产阶级意识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欲望,其所产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化学效应是绝不能被低估的。总体上看,“革命”与“国际主义”是“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两大典型特征。当前,重提“革命话语”,倡导“国际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一)重提“革命话语”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近年来,随着美国、欧洲民粹主义兴起和新法西斯主义论调的泛起,国际反共主义宣传和对共产党组织的污名化论调甚嚣尘上。西方国家利用其掌握的国际舆论话语权,罔顾自身缺点,紧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一些不足,进行刻意放大,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进行歪曲式报道或抹黑。西方国家善于利用新闻媒体从事政治化操作似乎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伎俩。早在1856年,马克思在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它们掩

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²⁵

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欧洲地区的共产党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欧洲成为反共主义宣传的“重灾区”。例如,波兰政府最近修改《刑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对波兰共产党进行镇压迫害的“加强版”。而在德国,德国马列主义党也面临着类似的不利局面。在英国,英国共产党(马列)则被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在亚洲,长期坚持革命道路的菲律宾共产党早已被菲律宾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常年遭受菲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今天,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时代本质依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认为,当今世界随时面临着爆发新冷战、帝国主义战争卷土重来和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的可能,为此各国共产党组织必须未雨绸缪,高举“革命”旗帜,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二)倡导“国际主义”具有极强的当代价值

今天,两制并存、资强社弱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由此衍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依然稳固牢靠,甚至是咄咄逼人。“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国际蔓延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今天我们靠什么来凝聚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民众呢?答案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倡导的“国际主义”。列宁指出,“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²⁶

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²⁷时代的本质未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依旧,无产阶级作为“历史掘墓人”的使命角色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从斗争形式和阶级利益视角来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各国无产阶级应进行联合斗争,这是由各国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性决定的”²⁸。鉴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意识形态对全球秩序的强势垄断,单个民族、阶级和国家难以从根本上撼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势地位。因此,必须联合起

来,逐步汇聚成全球社会主义替代的集体力量,这就是“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等诸如此类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存在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其具体成员有:1.亚洲11个,它们是阿富汗马列主义组织(MLOA)、孟加拉国共产党(CPB)、印度共产党(马列)一红星(CPI(ML) Red Star)、印度尼西亚革命者(INDOREV)、伊朗无产阶级党(Ranjbaran)、尼泊尔共产党(马沙尔)(NCP(Mashal))、全巴基斯坦工会联合会(APTUF)、斯里兰卡新民主马列主义党(NDMLP)、印度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马列)(PCC CPI(ML))、尼泊尔爱国人民阵线(PPRF)、孟加拉国社会党(SPB);2.非洲9个,它们是埃及革命共产党(RCP)、科特迪瓦共产主义工人党(PCPCI)、刚果革命组织(ORC)、喀麦隆人民阵线—民主促进国家宣言(UPC-Manidem)、摩洛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阵线(MMLPL)、南非共产党(马列)(CPSA(ML))、多哥共产党(PCT)、突尼斯爱国民主社会党(PPDS)、肯尼亚共产党(CPK);3.欧洲26个,它们是白俄罗斯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红楔(Krasnyj Klin—Red Wedge)、保加利亚共产党(БКП)、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БП(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工人党(KSC—CSSP)、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SMKC)、捷克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团体(KGS)、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希腊共产主义组织(KOE)、匈牙利青年组织(MIKSZ)、卢森堡共产主义组织(KOL)、荷兰红色黎明(RM)、布尔什维克党(北库尔德—土耳其)(BP(NK—T))、俄罗斯马列主义纲领党(MLP)、俄罗斯毛主义党(RMP)、斯洛伐克抵抗—工人党(VZDOR)、瑞士马列主义组织(MLGS)、德国PFLP同情党(Symp.PFLP)、土耳其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TIKB)、土耳其/库尔德马列主义共产党(MLKP)、乌克兰工人运动协调委员会(KSRD)、(前)南斯拉夫工人党(PR)、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工人党(PR—ByH)、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TKP/ML)、法国马列主义无产者联盟(UPML)、法国里昂共产主义者联合阵线(UCLyon)、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阿米亚共产党(SGB);4.美洲13个,它们分别是智利共产党(无产阶级行动)(PC(AP))、哥伦比亚共产党—毛主义(PCC—M)、多米尼加共产党(马列)(PC(ML))、海地新共产党(马列)(NPCH(ML))、巴拿马共产党(马列)(PC/ML)、巴拉圭共产党(独立)(PCP(independiente))、秘鲁马列主义党(PML del Perú)、秘鲁无产阶级党(PPP)、秘鲁人民民主集团(BDP)、美国革命工人组织(ROL)、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平台—改变方向(PS—GdT)、乌拉圭革命共产党(PCR—U)、墨西哥共产党支持组织(OAPCM);5.大洋洲1个: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CPA(ML))。

②余维海、陈姣:《论当代“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运行特征、功能与挑战》,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③《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9—390页。

④嵯明亮、易艳华:《德国马列主义党的理论与政策主张评析》,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⑤⑧Statute of the ICOR ICOR, 3rd World Conference, November 2017,(<https://www.icor.info/2018-1/statute-of-the-icor>.)

⑥斯蒂芬·恩格尔,时任德国马列主义党主席,2017年3月底离任。

⑦Introductory Speech ICOR Founding Conference,(<https://www.icor.info/2010/introductory-speech-icor-founding-conference>.)

⑨Concluding Speech of the Presiding Committee,(<https://www.icor.info/2010/concluding-speech-of-the-presiding-committee>.)

⑩这些去世的人员包括南非共产党(马列)前主席松本·姆皮克(他是最早倡议建立“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领导人之一)、保加利亚共产党前主席弗拉基米尔·斯帕索夫、海地新共产党(马列)建党元勋约瑟夫·罗尼等17人。

⑪⑫Financial Report of the ICOR(Excerpts),(<https://www.icor.info/2014/financial-report-of-the-icor-excerpts>.)

⑬Closing Resolution of the 3rd ICOR World Conference,(<https://www.icor.info/2017/closing-resolution-of-the-3rd-icor-world-conference>.)

⑭Founding Resolution of the ICOR,(<https://www.icor.info/2010/founding-resolution-of-the-icor>.)

⑮⑯⑰⑱Founding Resolution of the ICOR,(<https://www.icor.info/2010/founding-resolution-of-the-icor>.)

⑲⑳Closing Resolution of the 3rd ICOR World Conference,(<https://www.icor.info/2017/closing-resolution-of-the-3rd-icor-world-conference>.)

㉑Public Statement of the 2nd ICOR World Conference,(<https://www.icor.info/2014/public-statement-of-the-2nd-icor-world-conference>.)

㉒Public Statement of the 2rid ICOR World Conference,(<https://www.icor.info/2014/public-statement-of-the-2nd-icor-world-conference>.)

㉓Closing Resolution of the 3rd ICOR World Conference,(<https://www.icor.info/2017/closing-resolution-of-the-3rd-icor-world-conference>.)

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㉕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777、777页。

㉗《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㉘曹天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当代价值——兼论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2期。